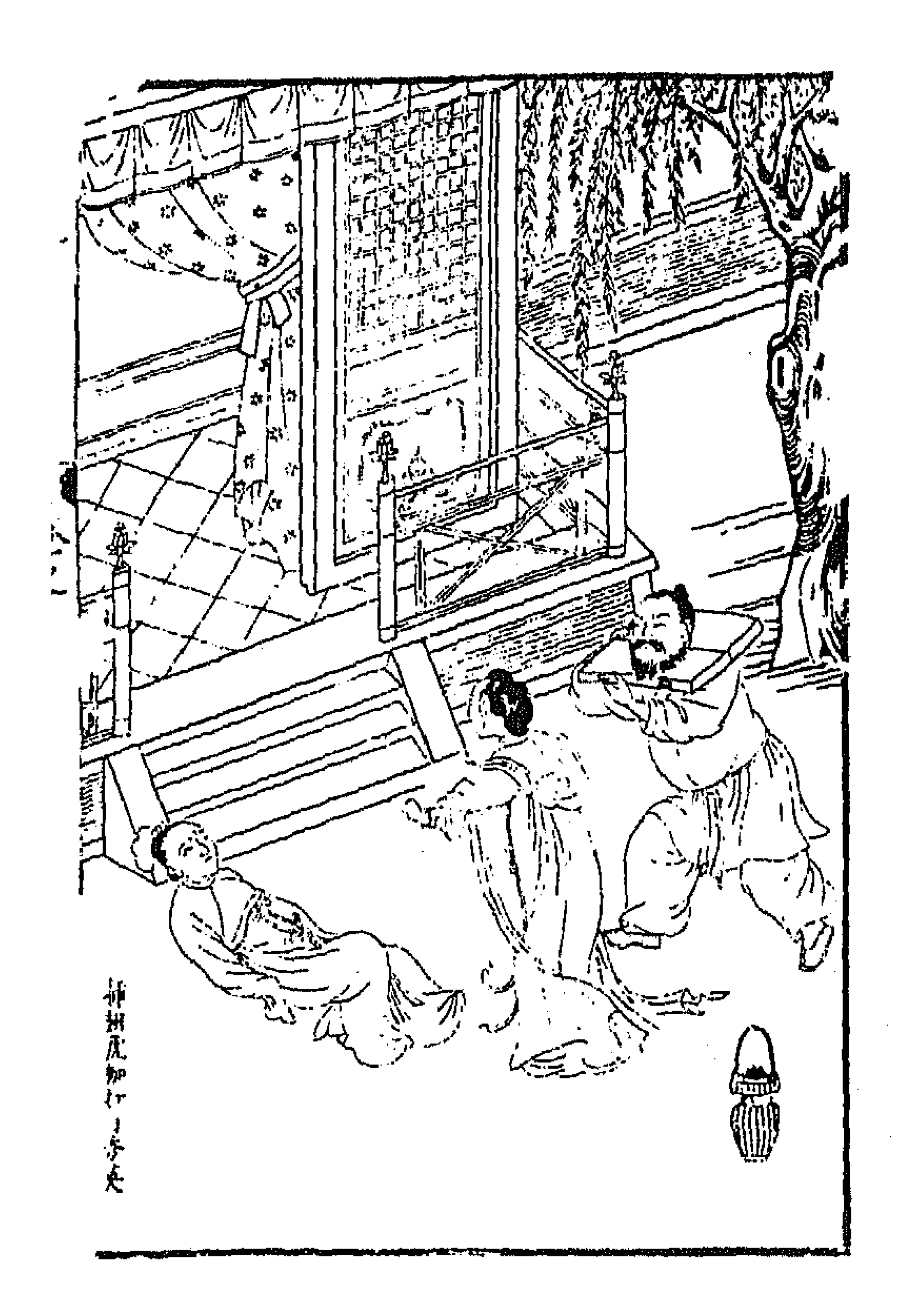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五十一

第五十一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誤失小衙內

詩曰

龍虎山中走煞罡　英雄豪傑起多方　魁罡飛入山東界　挺挺黃金架海梁　幼讀經書明禮義　長爲吏道志軒昂　名揚四海稱時雨　歲歲朝陽集鳳凰　運蹇時乖遭迭配　如龍失水困泥岡　曾將玄女天書受　漫向梁山水滸藏　報冤率衆臨曾市　挾恨興兵破祝莊　談笑西陲屯甲胄　等閑東府列刀鎗　兩贏童貫排天陣　三敗高俅在水鄉　施功紀

寨遊兵退　報國清淳方臘下　行道合天呼保義

高名留得萬年揚　太談

話說梁山泊聚義廳上晁蓋宋江弁衆頭領與撲天鵰李應陪話敲牛宰馬做慶喜筵席犒賞三軍弁衆大小嘍囉筵宴置備禮物酬謝孫立孫新解珍解寶鄒淵鄒潤樂和顧大嫂俱各撥房安頓次日又作席面會請衆頭領作主張宋江與王矮虎來說道我當初在清風山時許下你一頭親事懸懸掛在心中不曾完得此願今日我父親有箇女兒招你爲壻宋江自去請出宋太公來引着一丈青扈三娘到筵前宋江親自與他陪話說道我這兄弟王英雖有武藝不及賢妹是我當初曾許下他一頭親事一向未

方成得今日賢妹你認義我父親了眾頭領都是媒人今朝是箇良辰吉日賢妹與王英結為夫婦一丈青見宋江義氣深重推却不得兩口兒只得拜謝了晁蓋等眾人皆喜都稱賀宋公明真乃有德有義之士當日盡皆筵宴飲酒慶賀正飲宴間只見朱貴酒店裏使人上山來報道林子前大路路上一夥客人經過小嘍囉出去攔截數內一箇稱是鄆城縣都頭雷橫朱頭領邀請住了見在店裏飲分例酒食先使小校報知晁蓋宋江聽了大喜隨即與同軍師吳用三箇下山迎接朱貴早把船送至金沙灘上岸宋江見了慌忙下拜道久別尊顏常切雲樹之思今日緣何經過賊處雷橫連忙答禮道小弟蒙本縣差遣往東昌

如何干同勉要人做強益不是不是

片公幹回來經過路口小嘍囉攔討買路錢小弟提起賤名因此朱兄堅意留住宋江道天與之幸請到大寨教衆頭領都相見了置酒管待一連住了五日每日與宋江閑話晁蓋動問朱仝消息雷橫答道朱仝見今恭做本縣當牢節級新任知縣好生欣喜宋江宛曲把話來說雷橫上山入夥雷橫推辭老母年高不能相從待小弟送母終年之後却來相投雷橫當下拜辭了下山宋江等再三苦留不住衆頭領各以金帛相贈宋江晁蓋自不必說雷橫得了一大包金銀下山衆頭領都送至路口作別把船渡過大路自回鄆城縣去了不在話下且說晁蓋宋江回至大寨聚義廳上起請軍師吳學究定議山寨職事吳用已與

宋公明前議已定次日會合衆頭領聽號令先撥外面守
店頭領宋江道孫新顧大嫂原是開酒店之家着令夫婦
二人替回童威童猛別用再令時遷去幇助石勇樂和去
幇助朱貴鄭天壽去幇助李立東南西北四座店內賣酒
賣肉招接四方入夥好漢每店內設兩箇頭領一丈青王
矮虎後山下寨監督馬疋金沙灘小寨童威童猛弟兄兩
箇守把鴨嘴灘小寨鄒淵鄒潤叔姪兩箇守把山前大路
黄信燕順部領馬軍下寨守護解珍解寶守把山前第一
關杜遷宋萬守把宛子城第二關劉唐穆弘守把大寨口
第三關阮家三雄守把山南水寨孟康仍前監造戰船李
應杜興蔣敬總管山寨錢糧金帛陶宗旺薛永監築梁山

泊內城垣，雁臺侯健專管監造衣袍鎧甲旌旗戰襖，朱富宋清提調筵宴，穆春李雲監造屋宇寨柵，蕭讓金大堅掌管一應賓客書信公文，裴宣專管軍政司賞功罰罪。其餘呂方郭盛孫立歐鵬馬麟鄧飛楊林白勝分調大寨八面安歇。晁蓋宋江吳用居於山頂寨內，花榮秦明居於山左寨內，林冲戴宗居於山右寨內，李俊李逵居於山前，張橫張順居於山後，楊雄石秀守護聚義廳兩側。一班頭領分撥已定，每日輪流一位頭領做筵席慶賀。山寨體統甚是齊整。有詩爲證：

巍巍高寨水中央，列職分頭任所長。從此山東遭擾攘，難禁地煞與天罡。

再說雷橫離了梁山泊背了包裹提了朴刀取路回到鄆城縣到家參見老母更換些衣服齎了回文逕投縣裏來拜見了知縣回了話銷繳公文批帖且自歸家暫歇依舊每日縣中書畫卯酉聽候差使因一日行到縣衙東首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都頭幾時回來雷橫回過臉來看時却是本縣一箇幫閑的李小二雷橫答道我却纔前日來家李小二道都頭出去了許多時不知此處近日有箇東京新來打踅的行院色藝雙絕叫做白秀英那妮子來參都頭却值公差出外不在如今見在构欄裏說唱諸般品調每日有那一般打散或有戲舞或有吹彈或有歌唱賺得那人山人海價看都頭如何不去睃一睃端的是好箇

粉頭雷橫聽了又遇心閑便和那李小二逕到构欄裏來看只見門首掛着許多金字帳額旗桿吊着等身靠背入到裏面便去青龍頭上第一位坐了看戲臺上却做笑樂院本那李小二人叢裏撇了雷橫自出外面趕碗頭腦去了院本下來只見一箇老兒裹着磕腦兒頭巾穿着一領茶褐羅衫繫一條皂絲拿把扇子上來開呵道老漢是東京人氏白玉喬的便是如今年邁只憑女兒秀英歌舞吹彈普天下伏侍看官鑼聲響處那白秀英早上戲臺叅拜四方拈起鑼棒如撒豆般點動拍下一聲界方念了四句七言詩便說道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寫着這場話本是一段風流蘊藉的格範喚做豫章城雙漸趕蘇卿說了開話

又唱唱了又說合棚慣衆人喝采不絶雷横坐在上面看那婦人時果然是色藝雙絶但見

羅衣疊雪寶髻堆雲櫻桃口杏臉桃腮楊柳腰蘭心蕙性歌喉宛轉聲如枝上鶯啼舞態蹁躚影似花間鳳轉腔依古調音出天然舞回明月墜秦樓歌過行雲遮楚館高低緊慢按宮商吐雪噴珠輕重疾徐依格範鏗金戛玉笛吹紫竹篇篇錦板拍紅牙字字新

那白秀英唱到務頭這白玉喬按喝道雖無買馬博金藝要動聰明鑑事人看官喝采道是過去了我兒且回一回下來便是襯交鼓兒的院本白秀英拿起盤子指着道財門上起後地上住吉地上過旺地上行手到面前休教空

都
衆

過白玉喬道我兒且走一遭看官都待賞你白秀英托着盤子先到雷橫面前雷橫便去身邊袋裏摸時不想並無一文雷橫道今日忘了不曾帶得些出來明日一發賞你白秀英笑道頭醋不釅徹底薄官人坐當其位可出個標首雷橫通紅了面皮道我一時不曾帶得出來非是我捨不得白秀英道官人既是來聽唱如何不記得帶錢出來雷橫道我賞你三五兩銀子也不打緊却恨今日忘記帶來白秀英道官人今日見一文也無提甚三五兩銀子正是教俺望梅止渴畫餅充饑白玉喬叫道我兒你自沒眼不看城裏人村裏人只顧問他討甚麼且過去自問曉事的恩官告個標首雷橫道我怎地不是曉事的白玉喬道

容與堂藏板

你若省得這子弟門庭時狗頭上生角衆人齊賀起來雷橫大怒便罵道這伴奴怎敢笑我白玉喬道便罵你這三家村使牛的打甚麽緊有認得的喝道使不得這箇是本縣雷都頭白玉喬道只怕是驢筋頭雷橫那里忍耐得住從坐椅上直跳下戲臺來揪住白玉喬一拳一脚便打得唇綻齒落衆人見打得兇都來解拆開了又勸雷橫自回去了勾欄裏人一閧盡散了原來這白秀英却和那新任知縣舊在東京兩箇來往今日特地在鄆城縣開勾欄那娼妓見父親被雷橫打了又帶重傷叫一乘轎子逕到知縣衙内訴告雷橫毆打父親攪散勾欄意在欺騙奴家知縣聽了大怒道快寫狀來這箇喚做枕邊靈便教白玉喬

好資

思是知縣夫人不在

寫了狀子驗了傷痕指定證見本處縣裏有人都和雷橫好的替他去知縣處打關節怎當那婆娘守定在衙內撒嬌撒痴不由知縣不行立等知縣差人把雷橫捉拿到官當廳責打取了招狀將具枷來枷了押出去號令示衆那婆娘要逞好手又去知縣行說了定要把雷橫號令在拘欄門首第二日那婆娘再去做場知縣却教把雷橫號令在构欄門首這一班禁子人等都是和雷橫一般的公人如何肯棚扒他這婆娘尋思一會既是出名奈何了他只是一性走出构欄門去茶坊裏坐下叫禁子過去發話道你們都和他有首尾却放他自在知縣相公教你們棚扒他你到做人情少刻我對知縣說了看道奈何得你們也

不禁子道娘子不必發怒我們自去挪扒他便了白秀英道恁地時我自將錢賞你禁子們只得來對雷橫說道兄長沒奈何且胡亂挪一挪把雷橫挪扒在街上人閙裏却好雷橫的母親正來送飯看見兒子吃他挪扒在那裏便哭起來罵那禁子們道你衆人也和我兒一般在衙門裏出入的人錢財直這般好使誰保的常沒事禁子答道我那老娘聽我說我們却也要容情怎禁被原告人監定在這裏要挪我們也沒做道理處不時便要去和知縣說苦害我們因此上做不的面皮那婆婆道幾曾見原告人自監着被告號令的道理禁子們又低低道老娘他和知縣來往得好一句話便送了我們因此兩難那婆婆一面自

刻畫真

不恭

真孝子
眞仁人
眞[illegible]漢
眞聖人

去解索一頭口裏罵道這箇賊賤人直恁的倚勢我且解了這索子看他如今怎的白秀英却在茶房裏聽得走將過來便道你那老婢子却纔道甚麼那婆婆那裏有好氣便指着罵道你這千人騎萬人壓亂人入的賤母狗做甚麼倒罵我白秀英聽得柳眉倒竪星眼圓睜大罵道老咬蟲吃貧婆賤人怎敢罵我婆婆道我罵你待怎的你須不是鄆城縣知縣白秀英大怒搶向前只一掌把那婆婆打箇踉蹌那婆婆却待掙扎白秀英再趕入去老大耳光子只顧打這雷横是箇大孝的人見了母親吃打一時怒從心發扯起枷來望着白秀英腦蓋上打將下來那一枷梢打箇正着劈開了腦蓋撲地倒了衆人看時那白秀英打

得腦漿迸流眼珠突出動憚不得情知死了有詩爲證

玉貌花顏俏粉頭　當場歌舞擅風流　只因窘辱雷橫母　裂腦橫屍一命休

衆人見打死了白秀英就押帶了雷橫一發來縣裏首告見知縣備訴前事知縣隨即差人押雷橫下來會集相官拘喚里正隣佑人等對屍檢驗已了都押回縣來雷橫一面都招承了並無難意他娘自保領回家聽候禁子都監下了把雷橫枷了下在牢裏當牢節級却是美髯公朱仝見發下雷橫來也没做奈何處只得安排些酒食管待教小牢子打掃一間淨房安頓了雷橫少間他娘來牢裏送飯哭着哀告朱仝道老身年紀六旬之上眼睜睜地只看着

這箇孩兒望煩節級哥哥可看日常間弟兄面上可憐見我這箇孩兒看覷看覷朱仝道老娘自請放心歸去今後飯食不必來送小人自管待他倘有方便處可以救之雷横娘道哥哥救得孩兒却是重生父母若孩兒有些好歹老身性命也便休了朱仝道小人專記在心老娘不必掛念那婆婆拜謝去了朱仝尋思了一日沒做道理救他處朱仝自央人去知縣處打關節上下替他使用人情那知縣雖然愛朱仝只是恨這雷横打死了他表子白秀英也容不得他說了又怎奈白玉喬那廝催併疊成文案要知縣斷教雷横償命因在牢裏六十日限滿斷結解上濟州主案押司抱了文卷先行却教朱仝解送雷横朱仝引了

朱仝自孝子真聖人真菩薩真佛道手先生那堪作模

十數箇小牢子監押雷橫離了鄆城縣約行了十數里地見箇酒店朱仝道我等眾人就此喫兩碗酒去眾人都到店裏吃酒朱仝獨自帶過雷橫只做水火來後面僻淨處開了枷放了雷橫分付道賢弟自回快去家裏取了老母星夜去別處逃難這裏我自替你吃官司雷橫道小弟走了自不妨必須要連累了哥哥恐怕罪犯深重朱仝道兄弟你不知知縣惟你打死了他表子把這文案却做死了解到州裏必是要你償命我放了你我須不該死罪况兼我又無父母掛念家私儘可倍償你顧前程萬里自去雷橫拜謝了便從後門小路奔回家裏收拾了細軟包裹引了老母星夜自投梁山泊入夥去了不在話下却說朱仝

拿着空枷攛在草裏却出來對衆小牢子說道吃雷橫走了却是怎地好衆人道我們快趕去他家裏捉朱仝故意延遲了半日料着雷橫去得遠了却引衆人來縣裏出首朱仝告道小人自不小心路上被雷橫走了在逃無獲情愿甘罪無辭知縣本愛朱仝有心將就出脫他被白玉喬要赴上司陳告朱仝故意脫放雷橫知縣只得把朱仝所犯情由申將濟州去朱仝家中自着人去上州裏使錢透了却解朱仝到濟州來當廳審錄明白斷了二十脊杖刺配滄州牢城朱仝只得帶上行枷兩箇防送公人領了文案押送朱仝上路家間人自有送衣服盤纏先賚發了兩箇公人當下離了鄆城縣迤邐望滄州橫海郡來於路無

話到得滄州入進城中投州衙裡來正值知府陞廳兩箇
公人押朱仝在廳墀下呈上公文知府看了見朱仝一表
非俗貌如重棗美髯過腹知府先有八分歡喜便教這箇
犯人休發下牢城營裡只留在本府聽候使喚當下除了
行枷便與了回文兩箇公人相辭了自回只說朱仝自在
府中每日只在廳前伺候呼喚那滄州府裡押番虞候門
子承局節級牢子都送了些人情又見朱仝和氣因此上
都歡喜他忽一日本官知府正在廳上坐堂朱仝在堦侍
立知府喚朱仝上廳問道你緣何放了雷橫自遭配在這
里朱仝禀道小人怎敢故放了雷横只是一時間不小心
被他走了知府道你如何得此重罪朱仝道被原告人執

定要小人如此招做故放以此問得重了知府道雷橫爲何打死了那娼妓朱仝却把雷橫上項的事備細說了一遍知府道你敢見他孝道爲義氣上放了他朱仝道小人怎敢欺公罔上正問之間只見屏風背後轉出一箇小衙內來方年四歲生得端嚴美貌乃是知府親子知府愛惜如金似玉那小衙內見了朱仝逕走過來便要他抱朱仝只得抱起小衙內在懷裡那小衙內雙手扯住朱仝長髯說道我只要這髯子抱知府道孩兒快放了手休要囉唣

可曉得這鬍子是雜命拍的

小衙內又道我只要這髯子抱和我去耍朱仝稟道小人抱衙內去府前閑走耍一回了來知府道孩兒既是要你抱你和他去耍一回了來朱仝抱了小衙內出府衙前來

買些細糖果子與他喫轉了一遭將抱入府裡來知府看見問衙內道孩兒那裡去來小衙內道適纔子和我街上看耍又買糖和果子請我吃知府說道你那裡得錢買物事與孩兒吃朱仝禀道微表小人孝順之心何足掛齒知府教取酒來與朱仝吃府裡侍婢捧着銀瓶果盒篩酒連與朱仝吃了三大賞鍾知府道早晚孩兒要你耍時你可自行去抱他耍去朱仝道恩相台旨怎敢有違自此爲始每日來和小衙內上街閒耍朱仝囊篋又有只要本官見喜小衙內兩上抵自倍費時過半月之後便是七月十五日盂蘭盆大齋之日年例各處點放河燈脩設好事當日天晚堂裏侍婢妳子叫道朱都頭小衙內今夜要去看河

燈夫人分付你可抱他去看一看朱仝道小人抱去那小衙內穿一領綠紗衫兒頭上角兒拴兩條珠子頭鬚從裡面走出來朱仝抱在肩頭上轉出府衙內前來望地藏寺裡去看點放河燈那時恰纔是初更時分但見

鐘聲杳靄旛影招搖爐中焚百和名香盤內貯諸般素食僧持金杵誦真言薦拔幽魂人列銀錢掛孝服超昇滯魄合堂功德畫陰司八難三塗遶寺莊嚴列地獄四生六道楊柳枝頭分淨水蓮花池內放明燈

當時朱仝肩背着小衙內遶寺看了一遭却來水陸堂放生池邊看放河燈那小衙內爬在欄干上看了笑耍只見背後有人拽朱仝袖子道哥哥借一步說話朱仝回頭看

時却是雷橫吃了一驚便道小衙內且下來坐在這裡我去買糖來與你吃切不要走動小衙內道你快來我要去橋上看河燈朱仝道我便來也轉身却與雷橫說話朱仝道賢弟因何到此雷橫扯朱仝到靜處拜道自從哥哥救了性命和老母無處歸着只得上梁山泊投奔了宋公明入夥小弟說哥哥恩德宋公明亦然思想哥哥舊日放他的恩念晁天王和眾頭領皆感激不淺因此特地教吳軍師同兄弟前來相探朱仝道吳先生見在何處背後轉過吳學究道吳用在此言罷便拜朱仝慌忙答禮道多時不見先生一向安樂吳學究道山寨裡眾頭領多多拜意今番教吳用和雷都頭特來相請足下上山同聚大義到此

說得是

也說得是

多日了不敢相見今夜伺候得着望仁兄便那尊步同赴山寨以滿晁宋二公之意朱仝聽罷半晌荅應不得便道先生差矣這話休題恐被外人聽了不好雷橫兄弟他自犯了該死的罪我因義氣放了他上山入夥出身不得我亦爲他配在這裡天可憐見一年半載掙扎還鄉復爲良民我却如何肯做這等的事你二位便可請回休在此間惹口面不好雷橫道哥哥在此無非只是在人之下伏侍他人非大丈夫男子漢的勾當不是小弟裹合上山端的晁宋二公仰望哥哥久矣休得遲延自悞朱仝道兄弟你是甚麼言語你不想我爲你母老家寒上放了你去今日你到來陷我爲不義吳學究道既然都頭不肯去時我們

自告退相辭了去休朱仝道說我賤名上覆衆位頭領一同出來朱仝回來不見了小衙內叫起苦來兩頭沒路去尋雷横扯住朱仝哥哥休尋多管是我帶來的兩箇伴當聽得哥哥不肯去因此到抱了小衙內去了我們一處去尋朱仝道兄弟不是耍處這箇小衙內是知府相公的性命分付在我身上雷横道哥哥且跟我來朱仝幫住雷横吳用三箇離了地藏寺逕出城外朱仝心慌便問道你的伴當抱小衙內在那裡雷横道哥哥且走到我下處包還你小衙內朱仝道遲了時恐知府相公見怪吳用道我那帶來的兩箇伴當是箇沒分曉的以定直抱到我們的下處去了朱仝道你那伴當姓甚名誰雷横荅道我也不認

得只聽闇叫做黑旋風李逵朱仝失驚道莫不是江州殺人的李逵麼吳用道便是此人朱仝跌脚叫苦慌忙便趕離城走下到二十里只見李逵在前面叫道我在這里朱仝搶近前來問道小衙內放在那里李逵唱箇喏道拜揖節級哥哥小衙內有在這里朱仝道你好好的抱出小衙內還我李逵指着頭上道小衙內頭鬚兒却在我頭上朱仝看了又問小衙內正在何處李逵道被我把些麻藥抹在口裡直拖出城來如今睡在林子裡你自請去看朱仝乘着月色明朗逕搶入林子裡尋時只見小衙內倒在地上朱仝便把手去扶時只見頭劈做兩半箇已死在那里

有詩為証

口學隨好都其套
竟斷人筆用
兩又只寸圓

遠從蕭寺看花燈　偶遇雷橫便請行　只爲堅心[illegible]
入夥　更將嬰孺劈天靈

當時朱仝心下大怒迸出林子來早不見了三箇人四下里望時只見黑旋風遠遠地拍着雙斧叫道來來來和你鬥二三十合朱仝性起奮不顧身搶扎起布衫大踏步赶將來李逵回身便走背後朱仝赶來這李逵却是穿山度嶺慣走的人朱仝如何赶得上先自喘做一塊李逵却在前面又叫來來來和你併箇你死我活朱仝恨不得一口氣吞了他只是赶他不上赶來赶去天色漸明李逵在前面急赶急走慢赶慢行不赶不走看看赶入一箇大莊院裡去了朱仝看了道那廝既有下落我和他干休不得朱

仝直赶入莊院內廳前去見裡面兩邊都插着許多軍器朱仝道想必也是箇官宦之家立住了脚高聲叫道莊裡有人麼只見屏風背轉出一人來那人是誰正是

累代金枝玉葉先朝鳳子龍孫丹書鐵券護家門萬里招賢名振待客一團和氣揮金滿面陽春能文會武孟嘗君小旋風聰明柴進

出來的正是小旋風柴進問道兀是誰朱仝見那人人物軒昂資質秀麗慌忙施禮答道小人是鄆城縣當牢節級朱仝犯罪刺配到此昨晚因和知府的小衙內出來看放河燈被黑旋風殺害小衙內見今走在貴莊望煩添力捉拿送官柴進道既是美髯公且請坐朱仝道小人不敢拜

問官人高姓柴進答道小生姓柴名進小旋風便是朱仝道久聞大名連忙下拜又道不期今日得識尊顏柴進說道美髯公亦久聞名且請後堂說話朱仝隨着柴進直到裡面朱仝道黑旋風那廝如何却敢迎入貴莊躲避柴進道容覆小可平生專愛結識江湖上好漢爲是家間祖上有陳橋讓位之功先朝曾勅賜丹書鐵券但有做下不是的人停藏在家無人敢搜近間有箇愛友和足下亦是舊交目今見在梁山泊做頭領名喚及時雨宋公明寫一封密書令吳學究雷横黑旋風俱在敝莊安歇禮請足下上山同聚大義因見足下推阻不從故意教李逵殺害了小衙內先絕了足下歸路只得上山坐把交椅吳先生雷兄

○明○白○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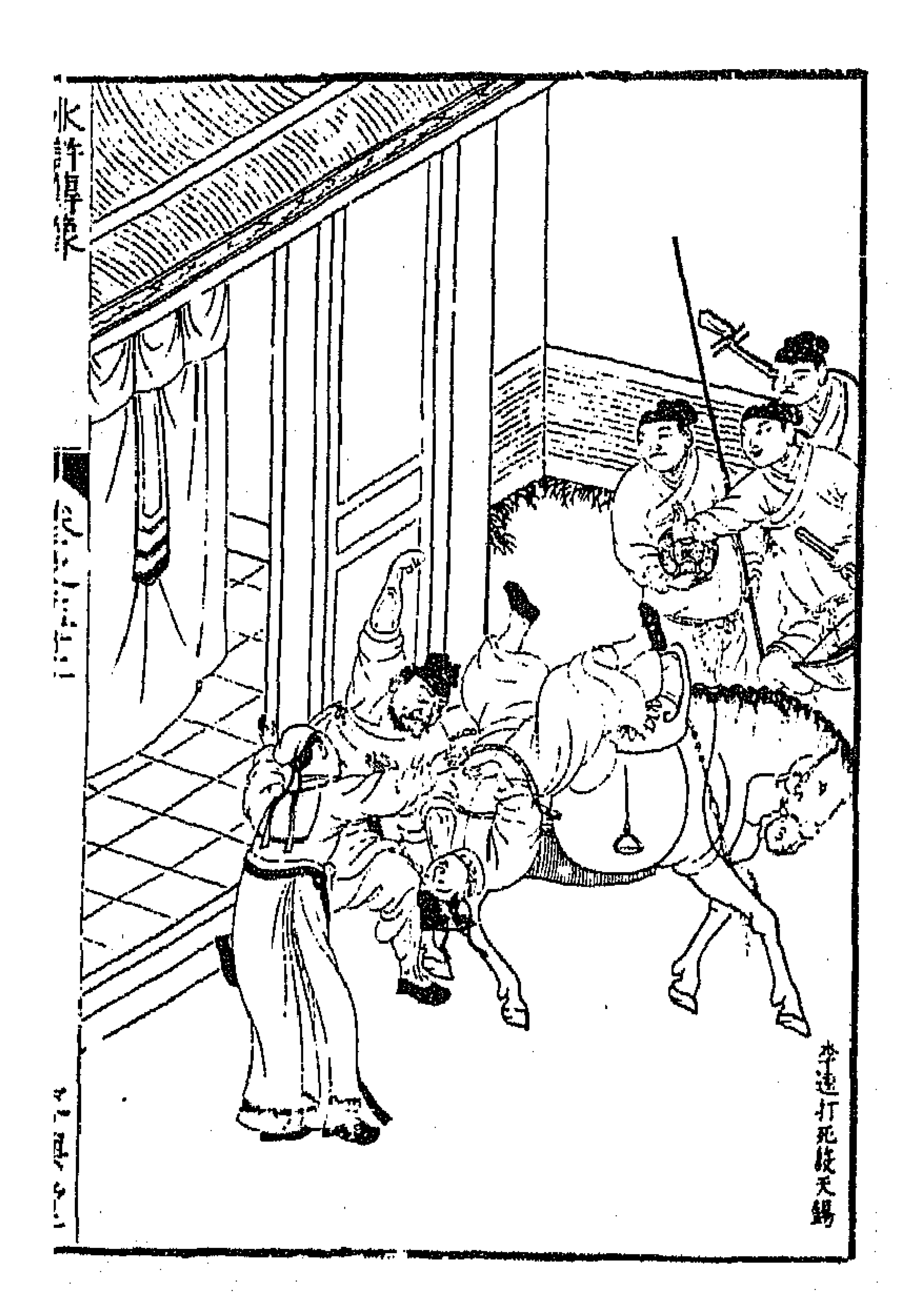
○痂ヲ人ニ大ニ庥
○八ノリニ滴ヲ
○痂ヲ夲ソ付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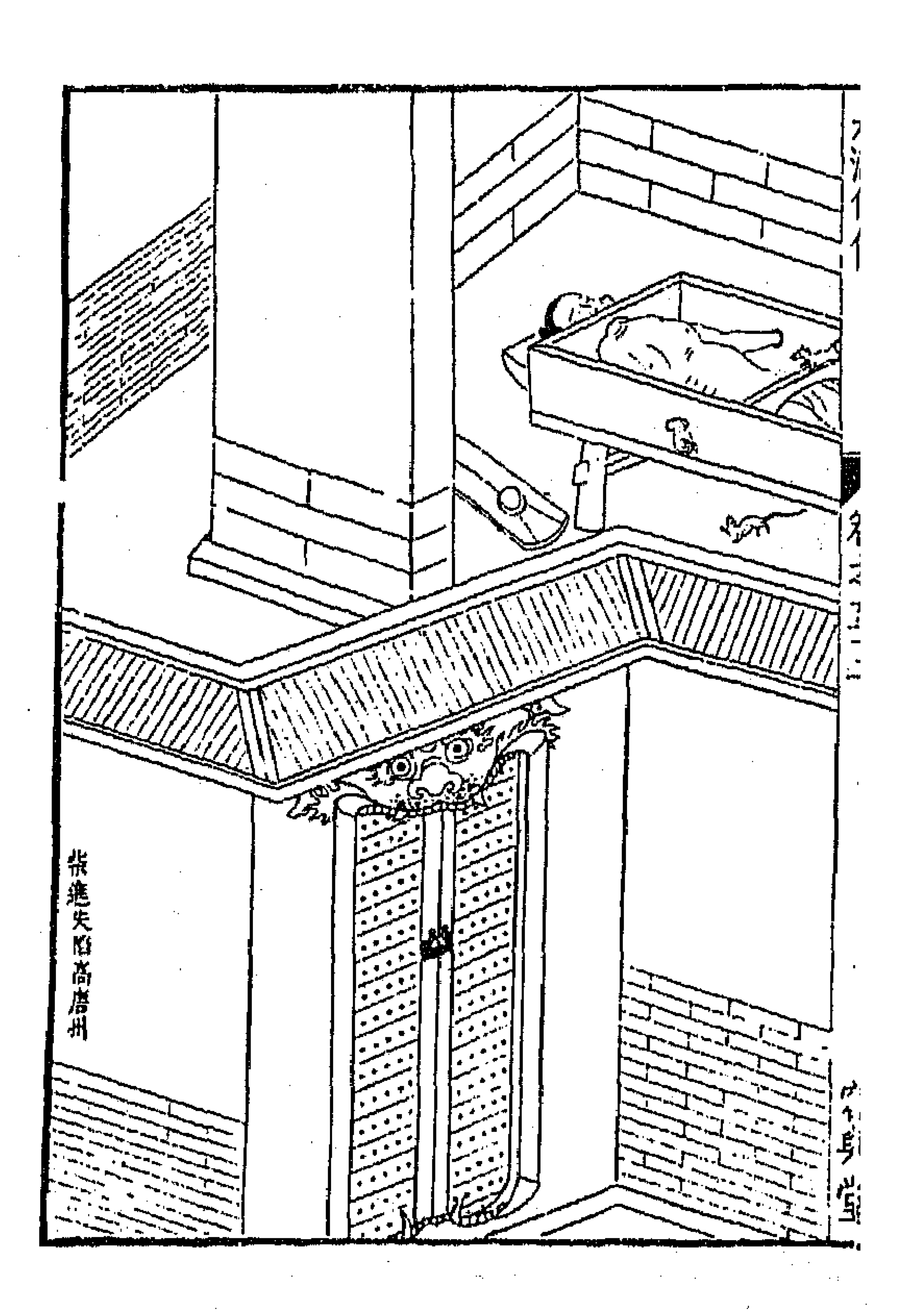
如何不出來陪話只見吳用雷橫從側首閣子裡出來望着朱仝便拜說道兄長望乞恕罪皆是宋公明哥哥將令分付如此若到山寨自有分曉朱仝道是則是你們弟兄好情意只是忒毒些箇柴進一力相勸朱仝道我去則去只教我見黑旋風面罷柴進道李大哥你快出來陪話李逵也從側首出來唱箇大喏朱仝見了心頭一把無明業火高三千丈按納不下起身搶近前來要和李逵性命相搏柴進雷橫吳用三箇苦死勸住朱仝道若要我上山時依得我一件事我便去吳用道休說一件事遮莫幾十件也都依你願聞那一件事不爭朱仝說出這件事來有分教大鬧高唐州惹得梁山泊直教招賢國戚遭刑法好客

皇親喪土坑畢竟朱仝對柴進等說出甚麼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禿翁曰朱仝畢竟是箇好人只是言必信行必果耳安有大丈夫而為一太守作一雄乳婆之理即小衙內性命亦値恁麼何若為此匹夫之勇婦人之仁好笑好笑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五十一終


李逵打死殷天錫


柴進失陷高唐州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五十二

第五十二回

李逵打死殷天錫　柴進失陷高唐州

詩曰

縛虎擒龍不偶然　必須妙算出機先　只知悻悻全無畏　詎意冥冥却有天　非分功名真曉露　白來財物等浮烟　到頭撓擾爲身累　辜負日高花影眠

話說當下朱仝對衆人說道若要我上山時你只殺了黑旋風與我出了這口氣我便罷李逵聽了大怒道教你咬我鳥晁宋二位哥哥將令干我屁事朱仝怒發又要和李逵厮併三箇又勸住了朱仝道若有黑旋風時我死也不

上山去柴進道恁地也却容易我自有箇道理只留下李大哥在我這里便了你們三箇自上山去以滿晁宋二公之意朱仝道如今做下這件事了知府必然行移文書去鄆城縣追捉拿我家小如之奈何吳學究道足下放心此時多敢宋公明已都取寶眷在山上了朱仝方纔有些放心柴進置酒相待就當日送行三箇臨晚辭了柴大官人便行柴進叫莊客備三騎馬送出關外臨別時吳用又分付李逵道你且小心只在大官人莊上住幾時切不可胡亂惹事累人待半年三箇月等他性定却來取你還山多（好笑）管也來請柴大官人入夥三箇自上馬去了不說柴進和李逵回莊且只說朱仝隨吳用雷橫來梁山泊入夥行了

一程出離滄州地界莊客自騎了馬回去三箇取路投梁山泊來於路無話早到朱貴酒店裡先使人上山寨報知晁蓋宋江引了大小頭目打鼓吹笛直到金沙灘迎接一行人都相見了各人乘馬回到山上大寨前下了馬都到聚義廳上敘說舊話朱仝道小弟今蒙呼喚到山滄州知府必然行移文書去鄆城縣捉我老小如之奈何宋江大笑道我教長兄放心尊嫂并令郎巳取到這里多日了朱仝又問道見在何處宋江道奉養在家父宋太公歇處兄長請自巳去問慰便了朱仝大喜宋江着人引朱仝直到宋太公歇所見了一家老小并一應細軟行李妻子說道近日有人賫書來說你巳在山寨入夥了因此收拾星夜

到此朱仝出來拜謝了衆人宋江便請朱仝雷橫山頂下寨一面且做筵席連日慶賀新頭領不在話下却說滄州知府至晚不見朱仝抱小衙內回來差人四散去尋了半夜次日有人見殺死在林子裡報與知府知道府尹聽了大怒親自到林子裡看了痛哭不已備辦棺木燒化次日陞廳便行移公文諸處緝捕捉拿朱仝正身鄆城縣已自申報朱仝妻子挈家在逃不知去向行開各州縣出給賞錢捕獲不在話下只說李逵在柴進莊上住了一月之間忽一日見一箇人賫一封書急急奔莊上來柴大官人却好迎着接書看了大驚道既是如此我只得去走一遭李逵便問道大官人有甚緊事柴進道我有箇叔叔柴皇城

見在高唐州居住今被本州知府高廉的老婆兄弟殷天錫那廝來要占花園嘔了一口氣臥病在床早晚性命不保必有遺囑的言語分付特來喚我想叔叔無兒無女必須親身去走一遭李逵道既是大官人去時我也跟大官人去走一遭如何柴進道大哥肯去時就同走一遭柴進即便收拾行李選了十數疋好馬帶了幾箇莊客次日五更起來柴進李逵并從人都上了馬離了莊院望高唐州來在路不免饑飡渴飲夜宿曉行來到高唐州入城直至柴皇城宅前下馬留李逵和從人在外面廳房內柴進自逕入臥房裏來看視那叔叔柴皇城時但見

「面如金紙體似枯柴悠悠無七魄三魂細細只一絲兩

氣牙關緊急連朝水米不沾唇心膈膨脝盡日藥丸難下腹隱隱耳虛聞磬響昏昏眼暗覺螢飛六脈微沉東岳判官催使去一靈縹緲西方佛子喚同行喪門吊客已臨身扁鵲盧醫難下手此等處作者極工刻者極俗刪

柴進看了柴皇城自坐在叔叔臥榻前放聲慟哭皇城的繼室出來勸柴進道大官人鞍馬風塵不易初到此間且省煩惱柴進施禮罷便問事情繼室荅道此間新任知府高廉兼管本州兵馬是東京高太尉的叔伯兄弟倚仗他哥哥勢要在這裡無所不爲帶將一箇妻舅殷天錫來人盡稱他做殷直閣那廝年紀却小又倚仗他姐夫高廉的權勢在此間橫行害人有那等獻勤的賣科 他說我家

宅後有箇花園水亭蓋造的好那廝帶將許多詐奸不及
的三二十人逕入家裏來宅子後看了便要發遣我們出
去他要來住皇城對他說道我家是金枝玉葉有先朝丹
書鐵券在門諸人不許欺侮你如何敢奪占我的住宅赶
我老小那里去那廝不容所言定要我們出屋皇城去扯
他反被這廝推搶毆打因此受這口氣一臥不起飲食不
吃服藥無効眼見得上天遠入地近今日得大官人來家
做箇主張便有些山高水低也更不憂柴進答道尊嬸放
心只顧請好醫士調治叔叔但有門戶小姪自使人回滄
州家裡去取丹書鐵券來和他理會便告到官府今上御
前也不怕他繼室道皇城幹事全不濟事還是大官人理

論是得柴進看視了叔叔一回却出來和李逵并帶來人從說知備細李逵聽了跳將起來說道這厮好無道理我有大斧在這里教他吃我幾斧却再商量柴進道李大哥你且息怒沒來由和他麄鹵做甚麽他雖是倚勢欺人我家放着有護持聖旨這里和他理論不得須是京師也有大似他的放着明明的條例和他打官司李逵道條例條例若還依得天下不亂了我只是前打後商量那厮若還去告和那鳥官一發都砍了柴進笑道可知朱仝要和你厮併見面不得這里是禁城之內如何比得你山寨裡橫行李逵道禁城便怎地江州無軍馬偏我不曾殺人柴進道等我看了頭勢用着大哥時那時相央無事只在房裡

請坐正說之間裡面侍妾慌忙來請大官人看視皇城柴
進入到裡面卧榻前只見皇城閤着兩眼淚對柴進說道
賢姪志氣軒昂不辱祖宗我今日被殷天錫毆死你可看
骨肉之面親賫書往京師攔駕告狀與我報仇九泉之下
也感賢姪親意保重保重再不多囑言罷便放了命柴進
痛哭了一場繼室恐怕昏暈勸住柴進道大官人煩惱有
日且請商量後事柴進道誓書在我家裡不曾帶得來星
夜教人去取須用將往東京告狀叔叔尊靈且安排棺槨
盛殮承了孝服却再商量柴進教依官制備辦內棺外槨
依禮鋪設靈位一門穿了重孝大小舉哀李逵在外面聽
得堂裡哭泣自己磨拳擦掌價氣問從人都不肯說宅裡

請僧修設好事功果至第三日只見這殷天錫騎着一疋
攛行的馬將引閑漢三二十人手執彈弓川弩吹筒氣毬
拈竿樂器城外遊翫了一遭帶五七分酒佯醉假顛逕來
到柴皇城宅前勒住馬叫裏面管家的人出來說話柴進
聽得說掛着一身孝服慌忙出來荅應那殷天錫在馬上
問道你是他家甚麽人柴進荅道小可是柴皇城親姪柴
進殷天錫道我前日分付道教他家搬出屋去如何不依
我言語柴進道便是叔叔臥病不敢移動夜來已自身故
待斷七了搬出去殷天錫道放屁我只限你三日便要出
屋三日外不搬先把你這厮枷號起先吃我一百訊棍柴
進道直閤休恁相欺我家也是龍子龍孫放着先朝丹書

真忠義

鈌務誰敢不敬殷天錫喝道你將出來我看柴進道見在滄州家裏已使人去取來殷天錫大怒道這廝正是胡說便有誓書鈌務我也不怕左右與我打這廝衆人却待動手原來黑旋風李逵在門縫裏都看見聽得喝打柴進便拽開房門大吼一聲直搶到馬邊早把殷天錫揪下馬來一拳打番那二三十人却待搶他被李逵手起早打倒五（佛）六箇一閧都走了李逵拿殷天錫提起來拳頭脚尖一發（佛）上柴進那里勸得住看那殷天錫時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有詩爲證

慘刻侵謀倚横豪　豈知天憲竟難逃　李逵猛惡無人敵　不見閻羅不肯饒（如何少得李大哥）

李逵將殷天錫打死在地柴進只叫得苦便教李逵且去後堂商議柴進道眼見得便有人到這里你安身不得了官司我自支吾你快走回梁山泊去李逵道我便走了須連累你柴進道我自有誓書鐵券護身你便快走事不宜遲李逵取了雙斧帶了盤纏出後門自投梁山泊去了不多時只見二百餘人各執刀杖鎗棒果來圍住柴皇城家柴進見來捉人便出來說道我同你們府裡分訴去眾人先縛了柴進便入家裏搜捉行兇黑大漢不見只把柴進綁到州衙內當廳跪下知府高廉聽得打死了他的舅子殷天錫正在廳上咬牙切齒忿恨只待拿人來早把柴進驅翻在廳前堦下高廉喝道你怎敢打死了我殷天錫柴

宗大官人頗有些廝氣晉書鐵券又不在身邊只會說他做甚

進告道小人是柴世宗嫡派子孫家門有先朝太祖誓書鐵券見在滄州居住爲是叔叔柴皇城病重特來看視不幸身故見今停喪在家殷直閣將帶三二十人到家定要赶逐出屋不容柴進分說喝令衆人毆打被莊客李大救護一時行兇打死高廉喝道李大見在那里柴進道心慌逃走了高廉道他是箇莊客不得你的言語如何敢打死人你又故縱他走了却來瞞昧官府你這廝不打如何肯招牢子下手加力與我打這廝柴進叫道莊客李大救主悮打死人非干我事放着先朝太祖誓書如何便下刑法打我高廉道誓書有在那里柴進道已使人回滄州去取來也高廉大怒喝道這廝正是抗拒官府左右腕頭加力

好生痛打眾人下手把柴進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只得招做使令莊客李大打死殷天錫取面二十五斤死囚枷釘了發下牢裡監收殷天錫屍首檢驗了自把棺木殯葬不在話下這殷夫人要與兄弟報仇教丈夫高廉抄扎了柴皇城家私監禁下人口占住了房屋園院柴進自在牢中受苦卻說李逵連夜逃回梁山泊到得寨裡來見眾頭領朱仝一見李逵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掣條朴刀（文有這兩様處）逕奔李逵黑旋風拔出雙斧便鬪朱仝晁蓋宋江并眾頭領一發向前勸住宋江與朱仝陪話道前者殺了小衙內不干李逵之事卻是軍師吳學究因請兄長不肯上山一時定的計策今日既到山寨便休記心只顧同心協助共

說得是

與大義休教外人恥笑便叫李逵兄弟與朱仝陪話李逵睜着怪眼叫將起來說道他直恁般做得起我也多曾在山寨出氣力他又不曾有半點之功却怎地倒教我陪話宋江道兄弟却是你殺了小衙內雖是軍師嚴令論齒序他也是你哥哥且看我面與他伏箇禮我却是拜你便了李逵乞宋江央及不過便道我不是怕你為是哥哥逼我沒奈何了與你陪話李逵乞宋江逼住了只得撇了雙斧拜了朱仝兩拜朱仝方纔消了這口氣山寨裡晁頭領且教安排筵席與他兩箇和李逵說柴大官人因去高唐州看親叔叔柴皇城病症却被本州高知府妻舅殷天錫要奪屋宇花園毆駡柴進乞我打死了殷天錫那厮宋江聽

罷失驚道你自走了須連累柴大官人乞官司吳學究道兄長休驚等戴宗回山便有分曉李逵問道戴宗哥哥那里去了我怕你在柴大官人莊上惹事不好特地教他來喚你回山他到那里不見你時必去高唐州尋你說言未絕只見小校來報戴院長回來了宋江便去迎接到來堂上坐下便問柴大官人一事戴宗荅道去到柴大官人莊上已知同李逵投高唐州去了逕奔那里去打聽只見滿城人傳說殷天錫因爭柴皇城莊屋被一箇黑大漢打死了見今負累了柴大官人陷於縲絏下在牢裡柴皇城一家人口家私盡都抄扎了柴大官人性命早晚不保晁蓋道這箇黑廝又做出來了但到處便惹口面李逵道柴皇

恩恩字大哥真活佛

城被他打傷嘔氣死了又來占他房屋又喝教打柴大官人便是活佛也忍不得晁蓋道柴大官人自來與山寨有恩今日他有危難如何不下山去救他我親自去走一遭宋江道哥哥是山寨之主如何使得輕動小可和柴大官人舊來有恩情愿替哥哥下山吳學究道高唐州城池雖小人物稠穰軍廣根多不可輕敵煩請林冲花榮秦明李俊呂方郭盛孫立歐鵬楊林鄧飛馬麟白勝十二箇頭領部引馬步軍兵五千作前隊先鋒中軍主帥宋公明吳用并朱仝雷橫戴宗李逵張橫張順楊雄石秀十箇頭領部引馬步軍兵三千策應共該二十二位頭領辭了晁蓋等衆人前部已離山寨中軍主將宋江吳用督併人馬望高

唐州進發端的好整齊但見

繡旗飄號帶畫角間銅鑼三股叉五股叉燦燦秋霜點

鋼鎗蘆葉鎗紛紛瑞雪蠻牌遮路强弓硬弩當先火砲

隨車大戟長戈擁後鞍上將似南山猛虎人人好鬪偏

爭坐下馬如北海蒼龍騎騎能衝敢戰端的鎗刀流水

急果然人馬撮風行

梁山泊前軍已到高唐州地界亦有軍卒報知高廉高廉

聽了冷笑道你這夥草賊在梁山泊窩藏我兀自要來勦

捕你今日你到來就縛此是天教我成功左右快傳下號

令整點軍馬出城迎敵着那衆百姓上城守護這高知府

上馬管軍下馬管民文武兩全一聲號令下去那帳前都

統監軍統領統制提轄軍職一應官員各各部領軍馬就教場裏點視已罷諸將便擺布出城迎敵高廉首下有三百梯己軍士號爲飛天神兵一箇箇都是山東河北江西湖南兩淮兩浙選來的精壯好漢那三百飛天神兵怎生結束但見

頭披亂髮腦後撒一把烟雲身掛葫蘆背上藏千條火焰黃抹額齊分八卦豹皮裩盡按四方熟銅面具似金裝鑌鐵滚刀如掃箒掩心鎧甲前後竪兩面青銅照眼旌旗左右烈千層黑霧疑是天蓬離斗府正如月孛下雲衢

那知府高廉引了三百神兵披甲背劔上馬出到城外把

部下軍官遇回列成陣勢却將三百神兵列在中軍搖旗吶喊擂鼓鳴金只等敵軍到來却說林冲花榮秦明引領五千人馬到來兩軍相迎旗鼓相望各把强弓硬弩射住陣脚兩軍中吹動畫角發起擂鼓花榮秦明帶同十箇頭領都到陣前把馬勒住頭領林冲横丈八蛇矛躍馬出陣厲聲高叫高唐州納命的出來高廉把馬一縱引着三十餘箇軍官都出到門旗下勒住馬指着林冲駡道你這夥不知死的叛賊怎敢直犯俺的城池林冲喝道你這箇害民的强盜我早晚殺到京師把你那廝欺君賊臣高俅碎屍萬段方是愿足高廉大怒回頭問道誰人出馬先捉此賊去軍官隊裡轉出一箇統制官姓于名直拍馬輪刀竟

出陣前林冲見了逕逩于直兩箇戰不到五合于直被林冲心窩裏一蛇矛刺着翻觔斗攧下馬去高廉見了大驚再有誰人出馬報讐軍官隊裏又轉出一箇統制官姓温雙名文寳使一條長鎗騎一疋黄驃馬鑾鈴响珂珮鳴早出到陣前四隻馬蹄蕩起征塵直逩林冲秦明見了大叫哥哥稍歇看我立斬此賊林冲勒住馬收了點鋼矛讓秦明戰温文寳兩箇約鬬十合之上秦明放箇門戶讓他鎗搠進來手起棍落把温文寳削去半箇天靈死于馬下那疋馬跑回本陣去了兩陣軍相對齊吶聲喊高廉見連折二將便去背上掣出那口太阿寳劍來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疾只見高廉隊中捲起一道黑氣那道氣散至半空

裏飛砂走石撼地搖天刮起怪風逕掃對陣來林冲花榮等衆將對面不能相顧驚得那坐下亂攛咆哮衆人回身便走高廉把劍一揮指點那三百兵從陣裏殺將出來背後官軍協助一掩過來赶得等軍馬星落雲散七斷八續呼兄喚弟覓子尋爺五千軍兵折了一千餘人直退回五十里下寨高廉見人馬退去也收了本部軍兵入高唐州城裏安下却說宋江中軍人馬到來林冲等接着具說前事宋江吳用聽了大驚與軍師道是何神意如此利害吳學究道想是妖法若能回風返火便可破敵宋江聽罷打開天書看時第三卷上有回風返火破陣之法宋江大喜用心記了呪語并秘訣整點人馬五更造飯

吃了搖旗擂鼓殺透城下來有人報入城中高廉再點了得勝人馬并三百神兵開放城門布下吊橋出來擺成陣勢宋江帶劍縱馬出陣前望見高廉軍中一簇皂旗吳學究道那陣內皂旗便是神師計的軍兵但恐又使此法如何迎敵宋江道軍師放心我自有破陣之法諸軍衆將勿得驚疑只顧向前殺去高廉分付大小將校不要與他強敵挑鬭但見牌响一齊併力擒獲宋江我自有重賞兩軍喊聲起處高廉馬鞍鞽上掛着那面聚獸銅牌上有龍章鳳篆手裏拿着寶劍出陣前宋江指着高廉罵道昨夜我不曾到兄弟們誤折一陣今日我必要把你誅盡殺絕高廉喝道你這夥反賊快早早下馬受縛省得我腥手污脚

言罷把劍一揮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疾黑氣起處早捲起怪風來宋江不等那風到口中也念念有詞左手揑訣右手把劍一指喝聲道疾那陣風不望宋江陣裏來倒望高廉神兵隊裏去了宋江却待招呼人馬殺將過去高廉見回了風急取銅牌把劍敲動向那神兵隊裏捲一陣黃砂就中軍走出一羣猛獸但見

狻猊舞爪獅子搖頭閃金獬豸逞威雄奮錦貔貅施勇猛豺狼作對吐獠牙直逩雄兵虎豹成羣張巨口來噉劣馬帶刺野猪冲陣入捲毛惡犬撞人來如龍大蟒撲天飛吞象頑蛇鑽地落

高廉銅牌响處一羣怪獸毒虫直冲過來宋江陣裏衆多

人馬驚呆了宋江撇了劍撥回馬先走眾頭領簇捧着盡
都逃命大小軍校你我不能相顧奪路而走高廉在後面
把劍一揮神兵在前官軍在後一齊掩殺將來宋江人馬
大敗虧輸高廉趕殺二十餘里鳴金收軍城中去了宋江
來到土坡下收住人馬扎下寨柵雖是損折了些軍卒却
喜眾頭領都有屯住軍馬便與軍師吳用商議道今番打
高唐州連折了兩陣無計可破神兵如之奈何吳學究道
若使這廝會使神師計他必然今夜要來劫寨可先用計
提備此處只可屯扎些少軍馬我等去舊寨內駐扎宋江
傳令只留下楊林白勝看寨其餘人馬退去舊寨內將息
且說楊林白勝引人離寨半里草坡內埋伏等到一更時

分但見

雲生四野霧漲八方搖天撼地起狂風倒海翻江飛急
雨雷公忿怒倒騎火獸逞神威電母生嗔亂掣金蛇施
聖力大樹和根拔去深波徹底捲乾若非灌口斬蛟龍
疑是泗州降水母

當夜風雷大作楊林白勝引着三百餘人伏在草裏看時只見高廉步走引領三百神兵吹風唿哨殺入寨裏來見是空寨回身便走楊林白勝吶聲喊高廉只怕中了計四散便走三百神兵各自逃走楊林白勝亂放弩箭只顧射去一箭正中高廉左肩衆軍四散冒雨趕殺高廉引領了神兵去得遠了楊林白勝人少不敢深入少刻雨過雲收

復見一天星斗月光之下草坡前搠翻射死拿得神兵二十餘人解赴宋公明寨內具說雷雨風雲之事宋江吳用見說大驚道此間只隔得五里遠近却又無雨無風衆人議道正是妖法只在本處離地只有三四十丈雲雨氣味是左近水泊中攝將來的楊林說高廉也自披髮仗劍殺入寨中身上中了我一弩箭回城中去了為是人少不敢去追宋江分賞楊林白勝把拿來的中傷神兵斬了分撥衆頭領下了七八箇寨柵圍遶大寨隄備再來劫寨一面使人回山寨取軍馬協助且說高廉自中了箭回到城中養病令軍士守護城池曉夜隄備且休與他厮殺待我箭瘡平復起來捉宋江未遲却說宋江見折了人馬心中憂

賜和軍師吳用商量道只這箇高廉尚且破不得倘或別
添他處軍馬併力來刼如之奈何吳學究道我想要破高
廉妖法只除非依我如此如此若不去請箇人來柴大官
人性命也是難救高唐州城子永不能得宋江又問道軍
師這箇人是誰吳學究說出這箇人來有分教翩翩鶴駕
請出這箇神仙靄靄雲程來破幾年妖法正是要除起霧
興雲法須請通天徹地人畢竟軍師吳學究當下要請誰
且聽下回分解

李生曰我家阿逵只是直性別無迴頭轉腦心腸也無
口是心非說話如殷天錫橫行一拳打死便了何必誓

書鐵券柴大官人到底有些貴介氣不濟不濟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五十二終



戴宗智取公孫勝



可惡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五十三

第五十三回

戴宗智取公孫勝　李逵斧劈羅真人

詩曰

堪嘆人心毒似蛇　誰知天眼轉如車　去年妄取東鄰物　今日還歸北舍家　無義錢財湯潑雪　倘來田地水推沙　若將奸狡爲生計　恰似朝霞與暮霞

話說當下吳學究對宋公明說道要破此法只除非快教人去薊州尋取公孫勝請來便可破得高廉宋江道前番戴宗去了幾時全然打聽不着却那里去尋吳用道只說薊州有管下多少縣治鎮市鄉村他須不曾尋得到我想

此公出去定有奴麼

公孫勝他是箇清高的人必然在箇名山洞府大川真境居住今番教戴宗可去遶薊州管下縣治名山仙境去處尋覓一遭不愁不見他宋江聽罷隨即教請戴院長商議可往薊州尋取公孫勝戴宗道小可愿往只是得一箇做伴的去方好吳用道你作起神行法來誰人趕得你上戴宗道若是同伴的人我也把甲馬拴在他腿上教他也走得許多路程李逵便道我與戴院長做伴走一遭戴宗道你若要跟我去須要一路上吃素都聽我的言語李逵道這箇有甚難處我都依你便了宋江吳用分付道路上小心在意休要惹事若得見了早早回來李逵道我打死了殷天錫卻教柴大官人吃官司我如何不要救他今番並

不敢惹事了二人同行有詩為証

飛步神行說戴宗　李逵同伴去如風　若還尋着公孫勝　要使高廉永絕踪　豪傑士　黑旋風　一時赤手逞英雄　誰知一路經行處　惹禍招災頃刻中

話說戴宗李逵各藏了暗器拴縛了包裹兩箇拜了宋江并衆人離了高唐州取路投薊州來走了三十餘里李逵立住脚道大哥買碗酒吃了走也好戴宗道你要跟我作神行法須要只吃素酒且向前面去李逵荅道便吃些肉也打甚麼緊戴宗道你又來了今日巳晚且尋客店宿了明日早行兩箇又走了三十餘里天色昏黑尋着一箇客店歇了燒起火來做飯沽一角酒來吃李逵搬一碗素飯

并一碗菜湯來房裏與戴宗吃戴宗道你如何不吃飯李逵應道我且未要吃飯哩戴宗尋思道這廝必然瞞着我背地裏吃葷戴宗自把素飯吃了却悄悄地來後面張時見李逵討兩角酒一盤牛肉在那里自吃戴宗道我說甚麼且不要道破他明日小小的耍他耍便了戴宗自去房裏睡了李逵吃了一回酒肉恐怕戴宗說他自暗暗的來房裏睡了到五更時分戴宗起來叫李逵打火做些素飯吃了各分行李在背上筭還了房宿錢離了客店行不到二里多路戴宗說道我們昨日不曾使神行法今日須要赶程途你先把包裹拴得牢了我與你作法行八百里便住戴宗取四箇甲馬去李逵兩隻腿上也縛了分付道你

前面酒食店裏等我戴宗念念有詞吹口氣在李逵腿上李逵拽開腳步渾如駕雲的一般飛也似去了戴宗笑道且着他恐一日餓戴宗也自拴上甲馬隨後趕來李逵不省得這法只道和他走路一般只聽耳朵邊風雨之聲兩邊房屋樹木一似連排價倒了的腳底下如雲催霧趲李逵怕將起來幾遍待要住腳兩條腿那里收拾得住這腳却似有人在下面推的相似腳不點地只管得走去了看見酒肉飯店又不能勾入去買吃李逵只得叫爺爺且住一任走的甚是神捷有詩為証

李逵稟性實兇頑　酒肉堆盤似虎飡　只為一時貪口腹　足行千里不能安

李逵看看走到紅日平西肚裏又飢又渴越不能勾住脚驚得一身臭汗氣喘做一團戴宗從背後赶來叫道李大怎的不買些點心吃了去李逵應道哥哥救我一救餓殺鐵牛也戴宗懷裏摸出幾箇炊餅來自吃李逵叫道我不能勾住脚買吃你與兩箇充饑戴宗道兄弟你走上來與你吃李逵伸着手只隔一丈來遠近只赶不上李逵叫道好哥哥等我一等戴宗道便是今日有些蹺蹊我的兩條腿也不能勾住李逵道阿也我的這鳥脚不由我半分自這般走了去只好把大斧砍了那下半截下來戴宗道只除是恁的般方好不然直走到明年正月初一日也不能住李逵道好哥哥休使道兒耍我砍了腿下來你却笑我

砍了腿下來只

作人笑不怕日哭也前

戴宗道你敢是昨夜不依我今日連我也走不得住你自走去李逵叫道好爺爺你饒我住一住戴宗道我的這法第一不許吃葷并吃牛肉若還吃了一塊牛肉只要走十萬里方纔得住李逵道却是苦也我昨夜不合瞞着哥哥其箇偷買幾斤牛肉吃了正是怎麽好戴宗道怪得今日連我的這腿也收不住只用去天盡頭走一遭了慢慢地却得三五年方纔回得來李逵聽罷叫起撞天屈來戴宗笑道你從今已後只依得我一件事我便罷得這法李逵道老爹我今都依你便了戴宗道你如今敢再瞞我吃葷麽李逵今後但吃葷舌頭上生碗來大疔瘡我見哥哥要吃素鐵牛却吃不得因此上瞞着哥哥今後並不敢了戴

宗道既是恁的饒你這一遍退後一步把衣袖去李逵腿上只一拂喝聲住李逵却似釘住了的一般兩隻脚立定地下那移不動其法甚是靈有詩為証

戴宗神術極專精　十步攢為兩步行
可惜李逵多勇健　雲車風駕莫支撑

戴宗道我先去你且慢慢的來李逵正待擡脚那里移得動拽也拽不起一似生鐵鑄就了的李逵大叫道又是苦也晚夕怎地得去便叫道哥哥救我一救戴宗轉回頭來笑道你今番依我說麽李逵道你是我親爺却是不敢違了你的言語戴宗道你今番却要依我便把手縮了李逵喝聲起兩箇輕輕地走了去李逵道哥哥可憐見鐵牛早

一味行得住不得又救捨李大不來救然全在侄得

歇了罷前面到一箇客店兩箇且來投宿戴宗李逵入到房裏去腿上都卸下甲馬來取出幾陌紙錢燒送了問李逵道今番却如何李逵道道兩條腿方纔是我的了戴宗道誰着你夜來私買酒肉吃李逵道爲是你不許我吃葷偷了些吃也吃你耍得我勾了戴宗叫李逵安排些素酒素飯吃了燒湯洗了脚上床歇了睡到五更起來洗漱罷吃了飯還了房錢兩箇又上路行不到三里多路戴宗取出甲馬道兄弟今日與你只縛兩箇教你慢行些李逵道我不要縛了戴宗道你既依我言語我和你幹大事如何肯弄你你若不依我教你一似夜來只釘住在這里只等我去薊州尋見了公孫勝回來放你李逵慌忙叫道我依

此等處

我依戴宗與李逵當日各只縛兩箇甲馬作起神行法扶着李逵兩箇一同走原來戴宗的法要行便行要住便住李逵從此那里敢違他言語於路上只是買些素酒素飯吃了便行李逵方纔放心有詩爲証

戴宗術法久通神　去住遲延總在心　從此李逵方畏服　二人交誼斷黃金

話休絮煩兩箇用神行法不旬日迤邐來薊州城外客店裏歇了次日兩箇入城來戴宗扮做主人李逵扮做僕者進城中尋了一日並無一箇認得公孫勝的兩箇自回店裏歇了次日又去城中小街狹巷尋了一日絕無消耗李逵心焦罵道這箇乞丐道人却鳥躲在那里我若見時腦

揪將去見哥哥戴宗聰道你又來了若不聽我的言語我又教你吃苦李逵笑道我自這般說耍戴宗又埋冤了一回李逵不敢回話兩箇又來店裏歇了次日早起都去城外近村鎮市尋覓戴宗但見老人便施禮拜問公孫勝先生家在那里居住並無一人認得戴宗也問過數十處當日晌午時分兩箇走得肚飢路傍邊見一箇素麪店兩箇直入來買些點心吃只見裏面都坐滿沒一箇空處戴宗李逵立在當路過賣問道客官要吃麪時和這老人合坐一坐戴宗見箇老丈獨自一箇占着一付大座頭便與他施禮唱箇喏兩箇對面坐了李逵坐在戴宗肩下分付過賣造四箇壯麪來戴宗道我吃一箇你吃三箇不少麼李

逵道不濟事一發做六箇來我都包辦過賣見了也笑等了半日不見把麪來李逵却見都搬入裏面去了心中已有五分焦燥只見過賣却搬一箇熱麪放在合坐老人面前那老人也不謙讓拿起麪來便吃那分麪却熱老兒低着頭伏卓兒吃李逵性急見不搬麪來叫一聲過賣罵道却教老爺等了這半日把那卓子只一拍濺那老人一臉熱汁那分麪都潑番了老兒焦燥便來揪住李逵喝道你是何道理打翻我麪李逵捻起拳頭要打老兒戴宗慌忙喝住老人不肯罷休有四句詩单說李逵詩曰

李逵平昔性剛兇　欺負年高一老翁　麪汁濺來盈臉上　怒中說出指揮功

戴宗與他陪話道丈丈休和他一般見識小可陪丈丈一
分麪那老人道客官不知老漢路遠早要吃了麪回去聽
講長生不死之法遲時悞了程途戴宗問道丈丈何處人
氏却聽誰人講說長生不死之法老兒荅道老漢是本處
薊州管下九宮縣二仙山下人氏因來這城中買些好香
回去聽山上羅真人講說長生不死之法戴宗尋思道莫
不公孫勝也在那里便問老人道丈丈貴村曾有箇公孫
勝麼老人道客官問別人定不知多有人不認的他老漢
和他是鄰舍他只有箇老母在堂這箇先生一向雲遊在
外比時喚做公孫一清如今出姓都只叫他清道人不叫
做公孫勝此是俗名無人認得戴宗道正是踏破鐵鞋無

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戴宗又拜問丈丈道九宮縣二仙山離此間多少路淸道人在家麼老人道二仙山只離本縣四十五里便是淸道人他是羅真人上首徒弟他本師如何放他離左右戴宗聽了大喜連忙催趲麪來吃和那老兒一同吃了筭還麪錢同出店肆問了路途戴宗道丈丈先行小可買些香紙也便來也老人作别去了戴宗李逵回到客店裏取了行李包裹再拴上甲馬離了客店兩箇取路投九宮縣二仙山來戴宗使起神行法四十五里片時到了二人來到縣前問二仙山時有人指道離縣投東只有五里便是兩箇又離了縣治投東而行果然行不到五里早望見那座仙山委實秀麗但見

青山削翠碧岫堆雲兩崖分虎踞龍蟠四面有猿啼鶴唳朝看雲封山頂暮覩日掛林梢流水潺湲澗內聲聲鳴玉珮飛泉瀑布洞中隱隱奏瑤琴若非道侶修行定有仙翁煉藥

當下戴宗李逵來到二仙山下見箇樵夫戴宗與他施禮說道借問此間清道人家在何處居住樵夫指道只過這箇山嘴門外有條小石橋的便是兩箇抹過山嘴來見有十數間草房一週遭矮墻墻外一座小小石橋兩箇來到橋邊見一箇村姑提一籃新果子出來戴宗施禮問道娘子從清道人家出來清道人在家麼村姑荅道在屋後煉丹戴宗心中暗喜有詩為証

半空蒼翠擁芙蓉　天地風光逈不同　十里青松栖野鶴　一溪流水泛春紅　踈烟白鳥長空外　玉殿瓊樓罨畫中　欲識真仙高隱處　便從林下覔形蹤

戴宗李逵兩箇立在門前戴宗分付李逵道你且去樹背後躱一躱待我自入去見了他却來叫你戴宗自入到裏面看時一帶三間草房門上懸掛一箇蘆簾戴宗咳嗽了一聲只見一箇婆婆從裏面出來戴宗看那婆婆但見

蒼然古貌鶴髮酡顏眼昏似秋月籠烟眉白如曉霜映日青裙素服依稀紫府元君布襖荆釵彷彿驪山老姥形如天上翔雲鶴貌似山中傲雪松

戴宗當下施禮道告稟老娘小可欲求清道人相見一面

婆婆問道官人高姓戴宗道小可姓戴名宗從山東到此婆婆道孩兒出外雲遊不曾還家戴宗道小可是舊時相識要說一句緊要的話求見一面婆婆道不在家裡有甚話說留下在此不妨待回家自來相見戴宗道小可再來就辭了婆婆却來門外對李逵道今番須用着你方纔他娘說道不在家裏如今你可去請他他若說不在時你便打將起來却不得傷犯他老母我來喝住你便罷李逵先去包裹裡取出雙斧插在兩胯下入的門裏叫一聲着個出來婆婆慌忙迎着問道是誰見了李逵睜着雙眼先有八分怕他問道哥哥有甚話說李逵道我是梁山泊黑旋風奉着哥哥將令教我來請公孫勝你教他出來佛眼相

有計策

這般請也所

看若還不肯出來放一把鳥火把你家當都燒做白地莫言不是早早出來婆婆道好漢莫要恁地我這裡不是公孫勝家自與做清道人李逵道你只叫他出來我自認得他鳥臉婆婆道出外雲遊未歸李逵拔出大斧先砍翻一堵壁婆婆向前攔住李逵道你不叫你兒子出來我只殺了你拿起斧來便砍把那婆婆驚倒在地只見公孫勝從裏面走將出來叫道不得無禮有詩為証

李逵巨斧白如霜　驚得婆婆命欲亡　幸得戴宗來救護　公孫方肯出中堂

戴宗便來喝道鐵牛如何嚇倒老母戴宗連忙扶起李逵撇了大斧便唱個喏道阿哥休怪不恁地你不肯出來公

孫勝先扶娘入去了却出來拜請戴宗李逵邀進一間靜
室坐下問道虧二位尋得到此戴宗道自從師父下山之
後小可先來薊州尋了一遍並無打聽處只料合得一夥
弟兄上山今次宋公明哥哥因去高唐州救柴大官人致
被知府高廉兩三陣用妖法贏了無計奈何只得叫小可
和李逵逕來尋請足下遶遍薊州並無尋處偶因素麪店
中得箇此間老丈指引到此却見村姑說足下在家燒煉
丹藥老母只是推却因此使李逵激出師父來這箇太莽
了些望乞恕罪哥哥在高唐州界上度日如年請師父便
可行程以見始終成全大義之美公孫勝道貧道幼年飄
蕩江湖多與好漢們相聚自從梁山泊分別回鄉非是昧

心一者母親年老無人奉侍二乃本師羅真人留在座前聽教恐怕山寨有人尋來故意改名清道人隱居在此戴宗道今者宋公明正在危急之際師父慈悲只得去走一遭公孫勝道干礙老母無人養贍本師羅真人如何肯放其實去不得了戴宗再拜懇告公孫勝扶起戴宗說道再容商議公孫勝留戴宗李逵在淨室裏坐定出來叫箇莊客安排些素酒素食相待三箇吃了一回戴宗又苦苦哀告公孫勝道若是師父不肯去時宋公明必被高廉捉了山寨大義從此休矣公孫勝道且容我去稟問本師真人若肯容許時便一同去戴宗道只今便去啟問本師公孫勝道且寬心住一宵明日早去戴宗道哥哥在彼一日如

度一年煩請師父同往一遭公孫勝便起身引了戴宗李逵離了家裏取路上二仙山來此時巳是秋殘冬初時分日短夜長容易得晚來到半山腰却早紅輪西墜松陰裡面一條小路直到羅真人觀前見有硃紅牌額上寫三箇金字書着紫虛觀三人來到觀前看那二仙山時果然是好座仙境但見

青松鬱鬱翠栢森森一羣白鶴聽經數箇青衣碾藥青梧翠竹洞門深鎖碧窓寒白雪黃芽石室雲封丹竈煖野鹿啣花穿徑去山猿擎果引雛來時聞道士談經每見仙翁論法虛皇壇畔天風吹下步虛聲禮斗殿中鸞背忽來環珮韻只此便爲真紫府更於何處覓蓬萊

二人就着衣亭上整頓衣服從廊下入來迳投殿後松鶴軒裏去兩箇童子看見公孫勝領人入來報知羅真人傳法旨教請三人入來當下公孫勝引着戴宗李逵到松鶴軒內正值真人朝真纔罷坐在雲床上養性公孫勝向前行禮起居躬身侍立戴宗李逵看那羅真人時端的有神遊八極之表但見

星冠攢玉葉鶴氅縷金霞神清似長江皓月貌古似泰華喬松踏魁罡朱履步丹霄歌步虛琅函浮瑞氣長髯廣頰修行到無漏之天碧眼方瞳服食造長生之境三島十洲騎鳳往洞天福地抱琴遊高餐沆瀣靜品鸞笙正是三更步月鸞聲遠萬里乘雲鶴背高都仙太史臨

凡世廣惠真人住世間

戴宗當下見了慌忙下拜李逵只管着眼看羅真人問公孫勝道此二位何來公孫勝道便是昔日弟子曾告我師山東義友是也今爲高唐州知府高廉顯逞異術有兄宋江特令二弟來此呼喚弟子未敢擅便故來稟問我師羅真人道吾弟子既脫火坑學煉長生何得再慕此境自宜慎重不可妄爲戴宗再拜道容乞暫請公孫先生下山破了高廉便送還山羅真人道二位不知此非出家人閑管之事汝等自下山去商議公孫勝只得引了二人離了松鶴軒連晚下山來李逵問道那老仙先生說甚麼戴宗道你偏不聽得李逵道便是不省得這般鳥則聲戴宗道便

是他的師父說道教他休去李逵聽了叫起來道教我兩箇走了許多路程千難萬難尋見了却放出這箇屁來莫要引老爺性發一隻手捻碎你這道冠兒一隻提住腰胯把那老賊倒直撞下山去戴宗瞅着道你又要釘住了脚李逵道不敢不敢說一聲兒要三箇再到公孫勝家裏當夜安排些晚飯吃了公孫勝道且權宿一宵明日再去懇告本師若肯時便去戴宗至夜叫了安置兩箇收拾行李都來淨室裏睡了兩箇睡到三更佐側李逵悄悄地扒將起來聽得戴宗齁齁的睡着自己尋思道却不是干鳥氣麼你原是山寨裡人却來問甚麼鳥師父明朝那廝又不肯却不悞了哥哥的大事我忍不得了只是殺了那箇老

賊道教他沒鬬處只得和我去李逵要害真人有詩為証

欲請公孫去解圍　真人不肯着他為　李逵夜奮英
雄力　斧到應教性命危

李逵當時摸了兩把板斧悄悄地開了房門乘着星月明朗一步步摸上山來到得紫虛觀前却見兩扇大門關了傍邊籬墻苦不甚高李逵騰地跳將過去開了大門一步步摸入裡面來直至松鶴軒前只聽隔窗有人看誦玉樞寶經之聲李逵爬上來舐破窓紙張時見羅真人獨自一箇坐在雲床上面前卓兒上燒着一爐名香點起兩枝晝燭朗朗誦經李逵道這賊道却不是當死一趕趕過門邊來把手只一推呀地兩扇亮槅齊開李逵搶將入去提起。

趣事趣話趣人無所不趣

斧頭便望羅真人腦門上劈將下來砍倒在雲床上流出白血來李逵看了笑道眼見的這賊道是童男子身顧養得元陽真氣不曾走瀉正沒半點的紅李逵再仔細看時連那道冠兒劈做兩半一顆頭直砍到項下李逵道今番且除了一害不煩惱公孫勝不去便轉身出了松鶴軒從側首廊下逩將出來只有一箇青衣童子攔住李逵喝道你殺了我本師待走那里去李逵道你這箇小賊道也吃我一斧手起斧落把頭早砍下臺基邊去二人都被李逵砍了有詩為証

李逵雙斧白如霜　劈倒真人命已亡　料得精魂歸碧落　一心暗地喜非常

且說李逵笑道只好撒開遥取路出了觀門飛也似奔下山來到得公孫勝家裏閃入來閉上了門淨室裏聽戴宗時兀自未覺李逵依然原又去睡了直到天明公孫勝起來安排早飯相待兩箇吃了戴宗道再請先生同引我二人上山懇告真人李逵聽了暗暗地冷笑三箇依原舊路再上山來入到紫虛觀裏松鶴軒中見兩箇童子公孫勝問道真人何在道童答道真人坐在雲床上養性李逵聽說吃了一驚把舌頭伸將出來半日縮不入去三箇揭起簾子入來看時見羅真人坐在雲床上中間李逵暗暗想道昨夜莫非是錯殺了羅真人便道汝等三人又來何幹戴宗道特來哀告我師慈悲救取衆人免難羅真人道這

黑大漢是誰戴宗答道是小可義弟姓李名逵真人笑道本待不教公孫勝去看他的面上教他去走一遭戴宗拜謝李逵自暗暗尋思道那厮知道我要殺他却又鳥說只見羅真人道我教你三人片時便到高唐州如何三箇謝了戴宗尋思這羅真人又强似我的神行法真人喚道童取三箇手帕來戴宗道上告我師却是怎生教我們便能勾到高唐州羅真人便起身都跟我來三箇人隨出觀門外石岩上來先取一箇紅手帕鋪在石上道吾弟子可登公孫勝雙脚在上面羅真人把袖一拂喝聲道起那手帕化做一片紅雲載了公孫勝冉冉騰空便起離山約有二十餘丈羅真人喝聲住那片紅雲不動却鋪下一箇青手

帕教戴宗踏上喝聲起那手帕却化作一片青雲載了戴宗起在半空裏去了那兩片青紅二雲如蘆蓆大起在天上轉李逵看得呆了羅真人却把一箇白手帕鋪在石上喚李逵踏上李逵笑道却不是耍若跌下來好箇大疙瘩羅真人道你見二人麼李逵立在手帕上羅真人喝一聲起那手帕化做一片白雲飛將起去李逵叫道阿也我的不穩放我下來羅真人把右手一招那青紅二雲平平墜將下來戴宗拜謝侍立在面前公孫勝侍立在左手李逵在上面叫道我也要撒尿撒屎你不着我下來我劈頭便撒下來也羅真人問道我等自是出家人不曾惱犯了你你因何夜來越牆而過入來把斧劈我若是我無道德已

好白話

被殺了又殺了我一箇道童李逵道不是我你敢錯認了羅真人笑道雖然只是砍了我兩箇葫蘆其心不善且教你吃些磨難把手一招喝聲去一陣惡風把李逵吹入雲端裏只見兩箇黃巾力士押着李逵耳邊只聽得風雨之聲不覺逕到薊州地界諕得魂不着體手脚摽戰忽聽得刮剌剌地響一聲卻從薊州府廳屋上骨碌碌滾將下來當日正值府尹馬士弘坐衙廳前立着許多公吏人等看見半天裏落下一箇黑大漢來衆皆吃驚有詩為証

李逵諕得大痴呆　忽向雲端落下來　官吏見來俱喪膽　只疑妖怪降庭堦

話說馬知府見了叫道且拿這厮過來當下十數箇牢子

好報復　李大哥原有智誰詆說他一味蠢

獄卒把李逵驅至當面馬府尹喝道你這厮是那里妖人
如何從半天裏吊將下來李逵吃跌得頭破額裂半晌說
不出話來馬知府道必然是箇妖人教去取些法物來牢
子節級將李逵綑翻驅下廳前草地里一箇虞候掇一盆
狗血劈頭一淋又一箇提一桶尿糞來望李逵頭上直澆
到脚底下李逵口裏耳朵裏都是尿屎李逵叫道我不是
妖人我是跟羅真人的伴當原來薊州人都知道羅真人
是箇現世的活神仙因此不肯下手傷他再驅李逵到廳
前早有吏人稟道這薊州羅真人是天下有名的得道活
神仙若是他的從者不可加刑馬府尹笑道我讀千卷之（未必）
書毎聞今古之事未見神仙有如此徒弟即係妖人牢子

與我加力打那廝衆人只得拿翻李逵打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馬知府喝道你那廝快招了妖人便不打你李逵只得招做妖人李二取一面大枷釘了押下大牢裏去李逵來到死囚獄裏說道我是直日神將如何枷了我好歹教你這薊州一城人都死那押牢節級禁子都知羅真人道德淸高誰不欽服都來問道你這箇端的是甚麼人李逵道我是羅真人親隨直日神將因一時有失惡了真人把我撇在此間教我受些苦難三兩日必來取我你們若不把些酒食來將息我時我教你們衆人全家都死那節級牢子見了他說到都怕他只得買酒買肉請他吃李逵見他們害怕越說起風話來牢裏衆人越怕了又將熱水

來與他洗浴了換些乾淨衣裳李逵道若還缺了我酒食我便飛了去教你們受苦牢裏禁子只得倒陪告他李逵陷在薊州牢裏不提且說羅真人把上項的事一一說與戴宗戴宗只是苦苦哀告求救李逵羅真人留住戴宗在觀裏宿歇動問山寨裡事務戴宗訴說晁天王宋公明仗義疏財專只替天行道誓不損害忠臣烈士孝子賢孫義夫節婦許多好處羅真人聽罷甚喜一住五日戴宗每日磕頭禮拜求告真人乞救李逵羅真人道這等人只可驅除了罷休帶回去戴宗告道真人不知道李逵雖然愚蠢不省理法也有些小好處第一耿直分毫不取苟取於人第二不會阿諂於人雖死其忠不改第三並無淫慾邪心

○不合說 破

貪財背義敢勇當先因此宋公明甚是愛他不爭沒了道箇人回去教小可難見兄長宋公明之面羅真人笑道貧道已知這人是上界地殺星之數爲是下土衆生作業太重故罰他下來殺戮吾亦安肯逆天壞了此人只是磨他一會我叫取來還你戴宗拜謝羅真人叫一聲力士何在就鶴軒前起一陣風風過處一尊黃巾力士出現但見

面如紅玉鬚似皂絨彷彿有一丈身材縱橫有一千斤
氣力黃巾側畔金環耀日噴霞光繡襖中間鐵甲鋪霜
吞月影常在壇前護法每來世上降魔腳穿抹綠雕躈
靴手執宣花金蘸斧

那箇黃巾力士上告我師有何法旨羅真人道先差你押

去薊州的那人罪業已滿你還去薊州牢裏取他回來速
去速回力士聲喏去了約有半箇時辰從虛空裏把李逵
撇將下來戴宗連忙扶住李逵問道兄弟這兩日在那里
李逵看了羅真人只管磕頭拜說道鉄牛不敢了也羅真
人道你從今以後可以戒性竭力扶持宋公明休生歹心
李逵再拜道敢不遵依真人言語戴宗道你正去那里走
了這幾日李逵道自那日一陣風直刮我去薊州府裡從
廳屋脊上直滾下來被他府裏衆人拿住那箇馬知府道
我是妖人捉翻我綑了卻教牢子獄卒把狗血和尿屎淋
我一頭一身打得我兩腿肉爛把我枷了下在大牢裏去
衆人問我是何神從天上落下來只吃我說道羅真人的

親隨直日神將因有些過失罰受此苦過三二日必來取我雖是吃了一頓棍棒却也詐得些酒肉噇那厮們懼怕真人却與我洗浴換了一身衣裳方纔正在亭心裏詐酒肉吃只見半空裏跳下這箇黃巾力士把枷鎖開了喝我閉眼一似睡夢中直扶到這里公孫勝道師父似這般的黃巾力士有一千餘員都是本師真人的伴當李逵聽了叫道活佛你何不早說免教我做了這般不是只顧下拜戴宗也再拜懇告道小可端的來的多日了高唐州軍馬甚是危急乞師父慈悲放公孫先生同弟子去救哥哥宋公明破了高廉便送還山羅真人道我本不教他去今為汝大義為重權教他去走一遭我有片言汝當記取公孫勝

向前曉聽真人指教只因羅真人說了那幾句話傳授秘訣有分教額角有光日中無影煉丹在石屋雲房飛步去蓬萊閬苑正是滿還濟世安邦願來作乘鸞跨鳳人畢竟羅真人說教公孫勝怎地下山且聽下回分解

李和尚曰有一村學究道李逵太凶狠不該殺羅真人羅真人亦無道氣不該磨難李逵此言真如放屁不知水滸傳文字當以此回為第一試看種種摩寫處那一事不趣那一言不趣天下文章當以趣為第一既是趣了何必实有是事并实有是人若一一推究如何如何豈不令人笑殺

又曰羅真人處固妙絕千古戴院長處亦令人絕倒每讀至此噴飯滿案